

这次请艺术批评家李小山来主持艺术教育这个栏目,其目的是想通过一些直截了当的批评来反省我们的高校教师是否具备与自己职称相符的学术水准和教师所应具备的职业道德,以及我们是否对得起学生、家长和社会对教师的期望。最近一段时间,困扰教育的问题逐渐尖锐,作为教师的我们再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国家的前途、人性的尊严或多或少地都与我们的教育有关,所以教师在新的知识转型时期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能与时俱进,当下已显得非常重要了。

# 开什么花, 结什么果

## What Kind of Cause Leads to What Kind of Effect

●李小山 Li Xiaoshan



我曾经写过一篇名为《教授·教授》的文章,发表之后,被一些院校的学生复印放大,张贴在报栏里供众人阅读,说明我谈的问题是得到共鸣的。关于当下的教师素质以及知识结构,

如果加以认真讨论的话,将会发现,里面存在的窟窿和暗洞是惊人的,就我本人在院校任教多年的经历看,我深知,一部分中老年教师一二十年来根本不读书不思考不进取,这个“三不主义”造成了他们的知识处于真空状态,没有知识,何谈结构?至于另一些年轻一代教师,由于所处的生态环境如此,很快便使得他们从雄心勃勃的理想云端滑落到对实际利益的肆意攫取,他们崇尚的个人主义及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自私主义,而“自私主义”必然导致实用和功利高于一切,享乐和享受高于一切,所以知识结构的散漫、紊乱和浅表同样是惊人的。如果说,我们可以把中老年一代教师称之为僵化,那么,年轻一代便叫做油滑,这种评价并非危言耸听,陈丹青说,当下有些教授的水平只抵得上小学老师,我听得过瘾。从根本上来讲,知识结构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人出了问题,一切都会扭曲。这里,我不想涉及到人背后的东西,不想谈论造成教师知识结构问题的背景,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把责任推卸给环境,不是有句名言吗:人是环境的产物。我特别重视亚瑟陀耶夫斯基对于个人责任的言说,以及萨特对于个人如何承担责任的观点:不能因为各种社会、体制和制度问题就不追究“你”怎么做的问题。

我得赶紧补充,教师群体中也有优秀人才和精英,这是事实的一端,另一端是,由于大的氛围和背景,优秀人才和精英是步履艰难摇摇晃晃的,相反倒是那些不学无术之徒左右逢源,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淘汰精英和优秀人才,在某些场合,我与一些头脑清醒的同行谈及此事,大家的意见颇为相似,很多人头头是道地声讨学术腐败,但仍未认识到当今的学术腐败已超过了经济腐败和官场腐败,我们常常看到某某老总或某某官员因贪污受贿之类被毙被关,然而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学术的蛀虫被严厉惩处。这是由于学术是非量化的,隐性的和弹性的,当我们看到大面积的积垢在学术上堆积,却拿不出丝毫有效的办法来抑制,说明它找到了适合它生存的土壤,而这个土壤是我们大家每天面对的。在得出这个触目惊心的结论之时,我反复自问:是不是我的视角过于偏颇?是不是我只盯着阴暗面看?是不是我夸大了实际的消极方面?是不是我身在其中而不自觉地感情用事,从而太过愤世嫉俗?回答是否定的,我并没有夸大,并没有渲染,假如我们不在种种荒唐的事实面前转过身去,假如我们不以虚伪的清高来掩饰可怕的麻木,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抹杀这种大面积的全局性的事实存在。

教师群体中充斥的光怪陆离的现象,是与整个评价机制的扭曲有关的,这一点,我在《教授·教授》里有所涉及。近些年,由于学院数量和规模的急剧膨胀,使不少不学无术之辈也混上了“教授”,“硕导”和“博导”的头衔,很有点“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的味道。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结果是什么呢?便是职业水准和道德水准的急剧滑坡,造就了众多一门心思钻营的人。一个人倘若失去了自省能力,或者说,在完全不知自律为何物的情况下,其严重性丝毫不比外部环境的恶劣来得轻微。所以,我们分析、梳理和检验各种成因,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的疑难前,坚决强调个人的自律是一种必要。自律是获得自尊的最大保证,知识的自尊代表着人的自尊。我前面说过,我们身边并不乏优秀人才和精英,但我得郑重指出,优秀人才和精英更需要自省和自律,事实上,优秀人才及精英与权力和资本勾结的例子不胜枚举,这里的权力是泛指的权利,资本是泛指的资本,即如福柯所言,人们在获取这一切的时候,渠道是多方面的。权力与资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无情地渗透到存在的每个角落,知识分子的异化,正是这种泛化的权力和泛化的资本在知识领域攻城掠地的结果。所以,坚守自律,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知识本身是客观的,作为知识的承载者,不可能是自己的他者,自己永远只

对自己负责。

知识结构因人而异,由于专业不同,兴趣和理想不同,人的知识结构总是存在差异,但这样的差异不应该是高低优劣的落差。按哲学知识论的观念,知识在积累过程中发生着增量,没有完全固定的知识,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识,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就知识论做过大量探求,在如何认识真理和事物的本质方面,给了我们一个先验的前提,以康德的说法,在知识方面,理性与经验并非二元,是一种辩证的法则,若不在认识过程中发生,就像飞鸟的影子超过了飞鸟自身,这可能吗?换句话说,知识是依托于它的实践背景的,这也是马克思的著名观点。

回到我们的现状,作为学院的教师,我以为,整体的知识结构甚至比专业的知识结构更重要,因为,艺术创作也好,艺术设计也好,本质上都是以人的在“场”作为基础,人文上的和道德上的优先,较之于技术或技巧上高妙精微自然重要得多。封建社会的文人鼓吹“道德文章”,把道德置于至高无上的境地,是出于维护等级秩序的需要,在我们这个时代,谈论道德已成了一种奢侈,其实道德即自律,它是自我约束和自我认识的一面镜子,它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水平,它能够在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中穿插进钢筋混凝土,使其变得牢固和坚实。

按照罗素的意见,知识永远是不确定的和不完整的,就如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喜欢把知识当做一个知识的增量过程,如此的话,对待知识即如对待我们自身,在过程中寻求确定性和完整性,提高存在内容的质量。我以为,身为艺术院校教师的知识结构,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视:一,知识结构反射某个人的人格是否独立;这虽然是一个比较隐性的结构,但却至关重要,它是奠定知识道德基础的前提,只有独立的人格才能保证知识的纯粹。我们常常提到陈寅恪、吴宓、钱锺书、顾准等人,都曾在知识扭曲的年代做了表率,奇怪的是,与他们同时期的大量与革命同行的知识分子,却无影无踪,说明了,随波逐流是知识的大敌。二,知识不是一堆死东西,知识是思想的一个翼,或者反过来,思想是知识的一翼,缺一不可,但是知识的意识形态化一直是个严重威胁,出于思维的惯性和个人实际利益,知识异化为意识形态帮闲的事实层出不穷。试问,像北大这样曾经为推动中国现代文化向前发展而源源不断

提供强大思想武器的武器库,不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范例?三,受每个个人的专业要求和研究方向的限制,在知识结构的形成上区别很大,有人知识渊博,见多识广;有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差异是知识丰富性的体现,也说明,知识结构是建立在专业特点的基点上。但是,它是拒绝封闭和结壳的。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或许在其求学的早期便奠定了,



这不表示就此止步,相反,它的完善和丰满才是关键的。我身边好多教师吃老本已吃了若干年,看样子还会继续吃下去,这不可怕和可鄙吗?四,套用一句时髦话说,我们处在知识(信息)爆炸的时代,确实,当下的知识早已信息化,由于传播渠道繁多,传播速度飞快,造成了知识的快餐方式,这必然牵制到每个人的思维和思考,同时也给偷懒带来了相当的便利。举个例子,我的有些同事平时只翻看书本的前言,只翻阅杂志和上网浏览,这种知识的来源造就了肤浅和浮夸,在貌似广博的外表下,明眼人一眼便能使其穿帮。五,套用另一句时髦话说,我们是在全球化这样的大背景下,知识结构因此有了新的解释,这没错,但全球化只是表示了视野问题,它抹杀不了独特性和个人性。我觉得,在此情景中,我们应该警惕那些“假洋鬼子”以及“伪古董”,两者都是一种缺乏现实性的极端,这种极端具有迷惑性,容易给人以学术的假象,他们有的人满嘴洋术语,夹杂着英文或法文,有的人则开口闭口古人怎么说,之乎者也,实质上都是半吊子,自欺欺人而已。六,对待知识即如为人的态度,坚守与宽容是相辅相成的,潜心地深入地研究,才能获得学术深度,这是常识。我们都在讲现在人心浮躁,有没有问过自己,你自己不浮躁吗?彭德为写他的书,宣称三年不下楼,却成了不少同行的笑谈,反倒是那些马不停蹄地赶场子的人,那些过分活跃的人在大谈特谈学术,这是正常的吗?谁都懂得,取得一点成果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积累,可是,愿意这么做的,眼下已成稀有动物,濒临灭绝。

最后我想说,《当代美术家》编辑部策划这个专题栏目,十分有意思,编辑部邀我出面主持,我欣然从命,联系了一些有话要说的同行,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相信会对读者有所触动。



1、生活秀 丝网版画 兰 艳  
2-3、狂想曲 石版画 蔡庆慧